晉綏日報

第一四二八號 | 原名：抗戰日報 |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興縣

尋物啓事

本人於十三日上午九點半鐘，路過蔡家崖村時，忽遇防空，跑至對面楊林裏，不料將牲口上褥子一條遺掉於途中，等至發覺返回尋找未見。倘有同志及老鄉拾起，希請來信呂梁印刷廠函知本人，當予酬謝。

呂平

尋人啓事

郝富明 郝喜壽

寧縣四區下馬鋪村人，四四年參加本縣游擊隊，以後調到一旅三十五團三營七連工作，至今未給家去信，見報後希馬上給家去信，並給我來信，來信交軍區被服廠王二娃收。

王二娃

邊區行政公署關於機關部隊幫助貧苦群衆生產的通知

爲了貫徹今年的生產方針——澈底解決群衆生產困難，恢復生產，除分別推行發放貸款、調劑土地、整理合作社貸糧貸款等工作，以大力幫助群衆解決生產中之具體困難外，全邊區機關部隊更應以全力幫助貧苦烈抗屬貧苦農民生產翻身，一定要作到：

（一）不應把爲人民服務，當成句空話，要積極的實際的行動起來，一件一事的一點一滴幫助貧苦群衆，保證他們澈底解決困難，迅速生產翻身。駐地村貧苦群衆生產困難沒得到解決，生產沒恢復了，當地機關、部隊、工廠、學校、生產機關，應負完全責任。駐地村工作好壞，是測量該機關部隊爲人民服務思想行動的尺度。（二）從邊區到區村，所有黨政軍民機關部隊、工廠學校、商店生產機關等，凡屬脫離生產人員，從首長指揮員到戰士、地方工作人員、雜務人員、工人、學生，皆應規定在一定時間或工作之餘，有幫助當地貧苦群衆生產之義務，在實際行動中，給當地鍛鍊爲人民服務的思想與習慣。各部門工作中，默騾馬匹，應抽出一定時間，或在公差之餘，有幫助或借給貧苦群衆使用之義務。（三）群衆需要幫助什麼，只要有，就要幫助，甚時群衆需要幫助，就甚時幫助，如挑水、打柴、鋤草、送糞、耕翻下種、修河打壩、收割、獸打、肥料種籽、農具、[illegible]及婦女紡織之棉花工具、技術（機關女同志，應專門進行幫助紡織工作），以及借給貧苦群衆一些糧款，不取利息，以解決燃眉之急。（四）各機關部隊學校工廠商店生產機關合作社等負責同志，應指定有力的專人，負組織領導之責，並經常與當地黨政群衆團體聯繫，[illegible]參加，督促領導。（五）下鄉[illegible]，在幫助群衆生產中[illegible]。（六）檢查[illegible]作風[illegible]。（七）要負責調查[illegible]，就是自己的[illegible]民主討論。

寧武三張莊群衆

自願互助解決耕牛籽種困難

（寧武訊）三張莊土地改革後，即轉入解決耕牛籽種困難，進行春耕。該村由於敵偽摧殘幾年搶掠，全村四十五戶，只有二十五條耕牛，新分到土地的貧僱農十八戶，即根本沒有一條耕牛。因此經農會討論，由群衆自願互助採用了下列辦法解決：一、合牛幫草變工。如貧農梁保來新分到土地十三垧，沒牛，中農趙二娃有兩條牛，自耕地三十垧，缺少一個勞動力。他們兩人合作，趙幫通蔴執五十斤和他變工，都在趙家吃飯。又如楊學有牛一條，自耕地十八垧，王生娃有牛一條，自耕地十九垧（二戶都是中農）。新分得土地十六垧之貧農王艾無力買牛，按平時相處關係不錯，經和楊、王二人變工，王艾參加耕地跟牛，在自己家裏吃飯。預計王艾十六垧地需工六十四個。自己參加耕地跟牛二個月即可結束，按農民習慣，一次算工賬，在五相幫助之間，互短下地的工也無幾。用這種合牛變工辦法共解決了十一戶貧苦農民耕地的困難。二、償工帶地，少數工資。這辦法主要是幫助那些「吃了沒籽種，種了沒口糧」的更貧苦農民。如僱工郝保成家裏三口人，分到土地五垧，自己無力自耕，經與中農田二娃議一春季工，工資八萬餘元。同時並種自己的五垧地，地籽種由田三娃借給。他在僱主家吃飯，家裏糧食留給婆姨娃娃。三、包模代耕，及分期還工。這是幫助貧苦抗屬的辦法。抗屬王富春分到土地十三垧，缺勞動力，只有十五歲的一個小兄弟，大家討論由李昌娃（中農）、李銀娃（中農）代耕，秋後按一般莊稼收成交給抗屬糧，蔭麥籽也由代耕者出借。王富春的小兄弟，還發解決口糧困難。又抗屬今占如分到土地七垧，自己有勞動力，但缺牲口，由郝六娃、郝占奎自願代耕。該抗屬在不妨害自己生產的條件下，分期還工。夏鋤秋收自己負責。

至於種籽困難，首先調查所缺種籽的戶數，在農會裏討論輿論種籽的互借辦法，當時討論到抗屬尹牛來（分地十五垧）時，有人提出其老婆是二流子，去年生產下的糧食都大吃二喝掉了，因此主張不給借。後大家意見：「不爲家裏的，也要爲前線！的。」決定借給九斗莜麥。怕她家掠奪，責由農會保管，到種地時再給他撥下，小顆子故口很，大顆子由本家尹根關等五戶代爲耕種。」群衆一共互借出莜麥種籽二石七斗。又經過[illegible]關係，由私人之間的借貸，利息由雙方自己商，並事先說明不減息。如前述郝保成向僱主田三娃（中農）借了一石莜麥籽，雙方議定秋後無利歸還。抗屬王富存向本家王富娃借糧一石，全村群衆生產情緒很高，婦女兒童也參加作物等工作。（馴土柱）

廣東民變武裝壯大

蔣方兵力空虛張惶失措

（新華社陝北十四日電）據三月十一日滬文匯報消息：廣東東南路民變武裝壯大。自日前遂溪縣長被擊斃後，南路各縣紛告緊張，廣州灣蔣方宣佈戒嚴。南路蔣專署召開「綏靖會議」，組織所謂「剿匪指揮所」，企圖再行分區「清剿」，但廣東境內蔣記軍隊僅有一旅，只能駐在廣州市區及附近各縣，其「保安司令部」十個團隊已調赴「剿辦民變」，應付之四個區，則顧住東、西、北三江及韓江流域八十餘縣，如是，即無法顧及南路人民武裝之發展。

盛傳美政府

決定貸蔣十萬萬元

（新華社陝北十四日電）據新華社上海十二日訊：據文匯報消息：南京政界盛傳，美政府決定撥十萬萬元巨款，貸給南京政府。

清太游擊隊

活捉「治村」人員

忻縣我軍獲捷報

（新華社晉綏四日電）[illegible]「治務隊」與「治村」[illegible]十里四區[illegible]偽，計[illegible]王英杰[illegible]下十三名[illegible]。

按經濟狀況服抗勤

裕口抗勤不公已消滅

（方山訊）三區裕口鎮決定以經濟狀況服抗勤，過去地主商人逃避抗勤的不公現象，已經消滅。群衆說：地主郭居礪富商，業主郭世忠，商人[illegible]口給公家商店兌酒，不服抗勤。商人王俊功等也假借與公家合營商店，逃避抗勤。全區四十三戶商民，[illegible]。不服抗勤[illegible]，此次[illegible]經商民自己討論，決定以經濟負擔[illegible]勞動力計算[illegible]。

永和縣生產貸款

至今未貸到群衆手中

（新華社晉綏[illegible]日電）永和縣[illegible]貸款工作因區鄉幹部不負責，怕麻煩，未能直接發放到貧苦群衆手中，至今還在幹部手中。三區調查[illegible]仁用[illegible]。

南河群衆向地主張侯兒

要回舊欠公糧十八石

（興縣訊）一區南河自然村地主張侯兒，從前欠公糧一千三百餘斤（約合十八石），竟公開拒抗說：「公糧是有啦，就是不給。」該村幹部會經催要公糧，把村公所處理，當時村公所沒有很好處理，從此，地主更頑強。到該村進行春耕工作，在自然村群衆張侯兒欠公糧，解決貧苦群衆農會和婦女的討論，召開了群衆大會，向他算公糧，張侯兒在群衆大會上，雖仍頑強，但在群衆威力下，乃不得不答應如數償還，並將十八石舊欠公糧要回。（[illegible]）

貿易總公司人員揭發

地主劉克寬混入貿易機關

進行各種破壞活動

（本報訊）貿易總公司前事務長劉克寬，係三代地主惡霸，混入革命隊伍後，歷年來盜竊革命財富無數，挑撥離間，進行各種破壞活動。該公司全體幹部及僱員揭發後，已送興縣公安局，依法懲辦。據貿易總公司人員對劉克寬揭發出來之罪跡，已屬驚人，應引起我們全體革命同志之嚴重警惕。茲摘要列登如下：

劉克寬三代是地主惡霸

劉克寬現年三十八歲，興縣四區官莊村人，自祖父以下三代，都是地主惡霸兵痞。他祖父劉體德開設店時，大斗進小斗出，剝削農民起家，佔有土地二百來垧、窯洞八孔、房屋十七間，僱長工六、七個；他父親劉有福係當地著名惡霸，舊政權時當了十多年村長，侵奪農民土地財產，無以數計。他家弟兄三人，都是舊軍舊政權幹部的惡霸兵痞，其後又混入革命隊伍，從事政治經濟的破壞。

混入革命隊伍蓄意破壞

二弟劉克仁在閻軍中幹了七年，四二年他寫信叫回來，先介紹到官莊某糧油坊生產，後在興縣東北關群衆合作社當店員；三弟劉克功在舊政權當村警兩三年，以後當收畜場會記、公營村會計、東宋莊合作社會記、賀家灣合作社會記。屢次在官莊檢查出蓋有賀家灣村公所及村長圖記的空白條子十張，五張可以當路條用，五張可以做收糧收款的收據。他本人在二十五歲時當「防共團」團員（侵害群衆的事實待查），二十八歲（在十九軍）當兵一年，後回家，到縣政府當了法警二年，四四事變時回家躲了七、八天，閻匪軍被打退後，又回到縣政府當了巡察班長，四零年開始開生產工作，一直到四五年，縣政府因發現其有貪污行為，不但未加追究，反而以另股投資到興發公司（編者按：當時機關太不負責，應受到嚴格批評），四五年三月當了事務長（由興發公司到貿易公司），直到貿次發現貪污，撤職查辦，前後任職二年。

玩弄各種手段 盜竊革命財產

劉克寬當了兩年事務長，他經手伙食雜支，均係實物，勾結商人，通同作弊，米麵油鹽，從來不到自己號店購買，他三弟在東北關群衆合作社，他就到那裏去買。因此，他盜竊革命財產，為數之巨，難以計算，僅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三月九日止，就已揭發之一部份材料，總計盜竊貪污數目即達小米一百零七石三斗一升，凡是經過他手的財物，無不貪污。其貪污手段，就已發現者有下列數種：（一）冒支款項，私做買賣。每月向會計科預支幾百萬元，私自做買賣，款財先一時期買下級，到吃時下賬，此項貪竊食污數目最大，每月頂少小米二十多石。（二）私刻圖章，假造條據。去年十一月七日本來沒有買豆腐，他報了一百斤豆腐的條子，十一月份取了洋三萬四千元。十二月三日有改換條子的，發現此類條子六張。十二月三十日買豆腐，原價一千一百斤，開成三萬四千元；換了條子，如十二月份發現此類條子九張。以上兩宗，達一千元。十了條子，證據確鑿。此外，街上有許多條子，證實是他自己的指印，還有私刻的圖章。自己的指印，還有他私自刻的「天德記」「民衆藥房」等字白條子十張，即是贓證。此次在他家裏搜出的公款及公物有本幣一百八十萬。（三）竊取公物：三種，今年三月（四）貪污假賬目。四日買麻十九斤、食油四十五斤，且交時時，他就已經用完，平均每天吃油八斤四兩，實際上連吃帶點每天不過四斤。（五）要假借幹部名義，借貸紗織布，九月間以私人感情，拉攏李貴侯，去向保管先代借紗織布，僱某某又唐糶米，一般群衆稱過發票設法李乙六成交，經理王具，兩次借給紗子七共為「優待」他，十八斤，到十月底規定為五成二。他交回不到十一斤紗，欠下三十一斤，到臘月二十九，李乙又答應借給糶米，他自己也怕十斤，結果交來的布，長短不合規定，趁在米市最快的時候，交了公家，而且加上水分。至今欠公司六十八斤紗子。又他給糧了公家，又剝削了群衆。

造謠破壞，挑撥離間 公開進行反革命宣傳

劉克寬從他地主階級的立場上出發，對革命是仇恨的。三月二十六日鬥爭大會上他說：「八路軍過來，革命就是革咱們這些人的命」，「搞去有地、有羊、有牛，現在沒收（糟蹋了）仇恨，所以政府的宣傳像（給「毛主席」（他至仇恨毛主席的像，川羊腿煙捲比給宿說：「我要有槍的話，一槍就把毛主席打死了。」他在鄉下搞生產當中，經常散播謠言：「八路軍在不住，遲早要走的呀！」為了對抗減租，四三年賣了一百幾十垧地；去年為了對抗土改，賣了六垧地，他說是買木料。群衆以為他是真實，公司要買木料，他說二話，想叫別人跟上他。在機關內，他挑撥離間，有一次開黨員大會，他仇恨革命的伙房價子上，領觀，見一個同志沒去了，他就說：「你為什麼不去參加了？」那個同志說：「咱沒資格！」他就說：「我看你的球員也沒資格，和我一樣，幹一輩子也不頂事。」挑撥那個同志一直情緒不高。他對會計科某同志說：「會計科除了某某以外，都是假幹部，那個同志曾因此想鬧情緒。他要看報，他說說到地主階級——他就是地主——他們「中間份子」，他挑撥興縣幹部與外來幹部對立，說興縣人一吃不開，挑撥僱員對待遇不滿，給某同志小孩買棉襖時說：「兩個孩子，這一點錢就是不夠用，因為周秘書不叫多發一，可是在周秘書前面又說：一孩子拉攏變花不完，某同志把攏變買梨吃了。」某同志變人生孩子時，自個個一半生產費，他就到處說：「周秘書處理事情不公平，給某同志變人撥一半生產費，實說法看不起某同志。」某同志病了，他故意給做稀粥子，說是領導上不批准病號飯。

決心反動到底 送交政府法辦

去年反貪污運動中，劉克寬怕撥拉了腳，投機自己打毛衣，不收自已，不敢了氈，已被到地中，對自己的貪污行為，不僅...撥搞他手川懷的人，不想揭發他，在...的舊當時有...在他的舊的貪污事實，他一邊反動活動，在他的一個...大會上揭發了他。在...會議，他...了一個月，他大家的反對，大家...到...他才把全部抵賴，直到把一一承認，但劉某仍不肯無恥，不肯大家憤恨，他的罪孽，要反動到底，並且仍想進行破壞活動，對新任事務長煽動說：「當小心啊！」這樣就是他的一個下場對這樣的一個深重的反革命

八村羣衆聯合清算

惡霸閻染有三代作惡

四青年參軍保衛勝利果實

（晉綏訊）興縣泉門等八村羣衆，聯合鬥爭惡霸閻染有。閻家三輩子欺壓群衆，害了七八條人命，另外又放高利剝削，貪污冒詐，又佔了人家二百多斗借一石，十過一次。一斗三塊現洋，有地十錢，借其八五四年三，吃苦人作四年，他就租了、等共門爭的廳子被四五年，甄五十八元，這次、那有自己的，佔有名地的，給了四個賣人，群眾九十九畝地，其民四百、「合作社」租界，群衆八十畝，青年人立即參軍，保衛勝利果實。

吉門村民閻染有，少年把老實，他說，從後上把老，倒他兩個，了門爭：二，門紅了，一要把土地群衆，九十二斗地，以上三十三家人，他都要一百多畝地，挖了一個「中」……

浪費混亂現象嚴重

九分區財政收支

（新華社晉綏十四日電）九分區滙幹會上，檢查公營財政收支，存在着嚴重的浪費與混亂現象。在使用票據上，九分區過去各縣印製的糧票就有十幾種，今年一月專署雖命令除行署與專署現在署石印的兩種外，其餘一律禁止，但石樓、永和、大寧一帶，仍有用過去中心縣印發的糧票，甚至一張用過的糧票又用好幾次，究竟老百姓出了多少糧食，很難計算。公糧運輸保管與移交中的損失亦是很大，去年晉西南戰役中，由三分區送來的糧食，一些民伕在路上時，已被搶的糧食吃了好多；有的民伕回去還得貼補糧食。某倉庫一次移交二萬五千九百斤糧食，一結帳子就短了三千斤，損失百分之十二。去年永和解放時，共繳獲糧食八百石，但實際支出二百九十石，其餘的浪費和損失了。據專署負責同志估計，如果我們不浪費糧食，能將去年繳獲閻匪軍的糧食很好保存與有計劃開支的話，可供九分區各機關部隊一年食用。某些機關吃糧超過規定，汾西縣政府去年四月至八月四個月中，伙食所支糧食超出應領數目百分之二十，汾縣某區在六個月中，應領二千四百七十五斤，實支了四千七百斤，超過百分之九十。有些機關多報空名字，如某縣將城民兵幹事，領走衣服。永和縣政府去年領棉花的名冊上，財政科科長劉科長的名字就有三個，但又要求配備以上幹部。永和縣政府有四、五個留守處；專署至今尚有五六十人吃飯，這些現象正在開始檢查與進行清理。

靜樂坊台平群衆 控訴惡棍投機偽子罪惡

（靜樂訊）坊台平群衆，鬥爭惡棍投機份子與劉平盛。四五年時，他們見我工作人員，跟看辦台，就要發私編，企圖騙得幹部位置，撒賴群衆，當時重上的同志被他們的積極欺騙，即把劉存子提拔為農會秘書。劉平盛偽借民兵分隊長，去年五月間發動群衆進行土地改革時，幫助地主丟去和破壞，叫別人不要剝削，每人名下也分不門下去。門爭中又替地主少東西不少東西。此外，還走了「好」群衆鬥爭果實二百五十元白洋，大部被他吞去四十二元，又佔有川某群衆三人給地主、和點歲，對抗水生意。孟志平盛見他，他的父親是個老（富農），他已破落了，他從小即游手好閑，分隊長後，秘負擔二十一個婦女，其中有十三歲閨女竟被強姦，從來被看，對其麼關個壞罪，群衆大會上的清算是否...

被劉平盛抓去的三個民兵，三個不知下落，兩個被抓回來。大區劉平盛害了他們，說是劉阿區打短能多賺下錢，結果下去，三個被抓索了。當時他又用破壞民兵地區，上餘發現後，即撤了六個幹部。撤換了四個幹部，拉撥了全村群衆，群衆依然怕他。次土地改革時，群衆又鬧起來，群衆大會上，將劉存子揪出，在群衆白洋及其他物品，對政府要求嚴懲。劉平盛給我們，其餘被拉攏的幹部及民兵也認識到了劉平盛的當不對。（李尚元）（編者按：對這壓閻個壞罪，這種混亂的太簡）

時，他偷了一輛自行車，又公開叫民兵把他，當到劉村押，又不要叫劉大撥道上，說：「要炸死了關」軍，你們（指民兵們）要頂命！」說上他說「吞嚥」，使敵人，把我所民兵發保全，成了敵人，四個月就回了村，今年正月，他又給了劉平盛八兩，大閻，他就打短了八個老鄉錢，所以，他在又...

份子，全體職工人員一面革命紀律，已將其依法懲辦，送交興縣公安局依予應有之處罰。

這個，可對全體群衆提高警覺，並由此教育一般幹部，隨時保持警惕，又，劉平盛的行為不是一般性的惡劣，他偷東西、投機、鬧情緒、斗民兵、勾結匪軍、反對幹部，下放站崗等等，雖然送交政府處理了，還須經過群衆調查研究，嚴加審查，以求真相，才能有正確的判決。）

邊區雜聞

土地改革中的兩個模範兒童

靜樂縣高村地主高某，擔心群衆鬥爭，夜裏把一百斤穀，偷偷的把衣服寄放在外面，藏在野地裏一件衣服。第二天恰巧被劉俊太、李錦濤兩個小孩去砍柴，發現了，他們把衣服拿回來，告農會，農會把兩個小孩賞了一些衣服和手巾，其餘都分給貧苦人，熱烈讚揚這兩個小孩，全村群衆都說他們是模範兒童。（任先存、寥好存）

和尚的哭訴

寧縣北大常村，土地改革中，和尚安儿哭訴：「我出家為僧，都是被逼走的，無路，窮了，和尚的生活過不下去，九年以前，我在綏遠山裏，小時候被賣給和尚，十九年把田地奪去，沒有吃的了，逼我死，我聽說土改了，得要決心和他反對。現在我幾次到鄉長那裏，下了個決心和硬起來，我要分地，自家的和尚，常說不是，我要翻身，改革，在分配田地後，就現在已經分下來了地，我這一間房子，四畝水地，再也不受苦的了！」（李沅）

尹六成招親

交城山燈村的群衆很好，軍人尹六成，幾年來他們生產，家務也好，幹部們就有意給他成家，村裏有一寡婦孫乃英，也想招個男人。大家都替他個相合說。但她自己不敢作主，大家就去向她父親商量，她父親高興的說：「和自己軍人結婚，是光榮的，今後他們的日子一定會過的更好。」一番於三月廿五日舉行婚禮。（段元）

勝芳以北反擊進犯敵
我殲蔣偽一千二百人
滄縣外圍我拔除十餘據點

（新華社晉察冀十四日電）侵駐永清城蔣軍九十四軍一二一師及偽第一路軍第四總隊，於七日起繼續向南進攻勝芳市。當地軍民自八日至十一日，先後於勝芳北約三十里之信安鎮、中口及柳泉等地，全殲偽第一路軍第四總隊第一大隊一千二百餘名，計俘偽大隊長以下四百五十餘，斃傷六百五十餘名，繳輕機槍七挺、步槍二百餘支。勝芳市仍在人民解放軍堅守中。

（新華社渤海前線十四日電）冀東人民解放軍某部反擊滄縣河北省境東側外圍，於八日止，已先後拔除鳳化店、賈官屯、皇河等十餘蔣偽據點，守偽李文、張海瀾等悉被擊潰，狼狽逃竄滄縣城內。蔣軍新二軍一部亦被殲滅。是役，共斃傷蔣偽軍四百七十四名，繳獲小砲二門、機槍五挺、步槍八十八支、彈藥二萬餘發。

延川清澗間
我殲敵一個排

（新華社陝北十四日電）人民解放軍某部一個連，近在延川東清澗間，將敵二十四旅七十團十連一個排，在脅救之一個排全部殲滅，俘副連長以下三十五名，繳輕機槍三挺、加拿大衝鋒機槍二挺、步槍十九枝、子彈四千一百發，我無傷亡。

遂吉我軍兩旬自衛反擊
斃傷俘敵四千八百

（新華社晉綏十三日電）西綏遂吉軍區司令部頃公佈兩旬以來（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十七日）自衛反擊戰績。我共作戰十六次，收復城鎮據點十七處，計[illegible]、東倫、加馬圖、保康、茂林、玻璃山、甘其卡、哈拉伊勒、錫德營子，一度收復通遼、鐵谷、木里歐、立德里、博王府，及拉沁屯、錢家秋、馮家車站。斃傷俘敵四千八百餘（包括投誠者）。繳獲迫擊砲七門、六零砲二門、長短槍一七六五支、輕重機槍四十八挺、衝鋒槍三十八支、各種砲彈一六一六發、機槍子彈三二六七二零發、手榴彈三四七二個、馬一二三一四、汽車二輛、大車一四三輛、電台四部。

魯南地方反「清剿」
五天三捷斃傷敵近千

（新華社山東十三日電）魯南山區地方武裝五天三捷，[illegible]「清剿」一旅之蔣偽軍千名。三日起，魯南山區[illegible]。五日，[illegible]東北地區[illegible]，遭我地方武裝突擊[illegible]。[illegible]烈反擊，斃傷蔣軍二十餘里[illegible]二百餘。六日夜三時，泗水四區蔣軍整十一師一部，除五百餘人，企圖[illegible]與魯人民解放軍[illegible]地，遭我伏擊[illegible]地方武裝突擊，斃傷蔣軍一百三十餘名，生俘一百七十餘名。[illegible]二小時，生俘蔣軍[illegible]。

（新華社[illegible]十一日電）[illegible]地區[illegible]戰役中[illegible]。斃傷[illegible]長以下二百五十餘名，繳獲[illegible]一百八十名，繳輕機槍[illegible]十挺、六零砲一門、步槍八十支、子彈[illegible]萬餘發。又據北線[illegible]部隊[illegible]立功[illegible]後，技術[illegible]戰鬥中，已[illegible]二分四十秒之[illegible]衝鋒[illegible]破[illegible]機[illegible]以及[illegible]十五分鐘內全部[illegible]。

如皋中部地區
反「清剿」鬥爭基本經驗

（新華社蘇中十二日電）中共蘇中九地委頃發表如皋縣中部地區三個月反「清剿」鬥爭的勝利，與堅持鬥爭的一面為全分區堅持鬥爭的經驗，並總結其鬥爭經驗如下：如中包括盧安、西丁東、林梓三個區、丁堰、五河鎮，東至丁灰、南北至邵[illegible]，東西五十里，南北三十里，在[illegible]人，三個[illegible]中，今年一月起，將軍不斷集中二千至五千兵力，不斷強佔[illegible]持，但如皋民兵始終堅持[illegible]，取得一二兩月大規模反「清剿」與三月反「會剿」的勝利。該地鬥爭基本經驗有三：（一）幹部確切的堅持決心，是勝利堅持的前提。該地大部幹部始終堅持原地，少數幹部一時[illegible]後亦很快堅持，打破了沒有小的方就不能堅持的錯誤認識。（二）頑強的武裝鬥爭與群眾性的反蔣自衛[illegible]結合，是勝利堅持的條件。[illegible]與提高，證明「唯武器論」和「反動派就是會裝組織」的論調是不對的。（三）羣衆路線是勝利必須的關鍵。如[illegible]門爭中[illegible]在鬥爭中兩者相互[illegible]，使[illegible]，而羣眾[illegible]。

三百萬人民的血海深仇
——記蘇中蔣家狼群暴行——

黎　洪

在蘇中泰州、泰興、靖江、如皋地區「清剿」的蔣軍整編第四師一整二旅，他們自稱「機動部隊」，人民卻稱之為「奔喪部隊」，因為只要他們奔到那裏，那裏就有血跡，就有死人，就要增加孤兒寡婦。總計六個月中，被殺人數約七千餘，傷萬餘，被姦婦女在二萬以上。該部士兵亦謂：打活不到一個月的人，戴是喝了血（指生吃人心）走了是該的（指男人殺光只剩女人）。該旅旅長對部下訓話時，一開口就說：「六十歲以下三十歲以上，都打「一個」。」官長叫他殺勿論。出發時，一「一個」一「繩」，一如泉州時殺人數，一天要殺人八百，常體殺了三六零餘人，該旅長說：「三百六十人，

總有一個共產黨員吧。」殺人的辦法：靖江有一個知識青年劉某被捕，先用手術刀把頭髮和肉一根一根的割下來，即將頭皮拉成血肉模糊，然後吊起，下面用火燒，三面用刀割。如皋江安區戈家後一農民被倒吊在樹上，然後當眾斃了後，不准其家人收屍，任其流血三天。靖江太和區三個青年被捕後，除把一把刀，迫令互相殘殺，蔣軍則拍手狂笑。更有蔣軍殺人當作玩弄若，三月底從江北逃去七十餘個青年，蔣軍即發現後即圍捕殺人。泰興黃橋附近四十餘無辜農民被捕後，蔣軍則在二十四個之多。一月六日，黃橋一帶[illegible]頭上，吊在樹上，粗繩捆緊，[illegible]時蔣[illegible]汗，眼珠迸出眼眶而死，蔣軍稱為「吊包子」。泰縣第三中學學生王某被綁在大樹上，用手旋轉，足足一個鐘頭，肉血都被蔣軍剁在樹上，如一種酷刑名叫「推磨子」。靖江西來鎮的身為民兵的青年某被四肢分開，綁起，用棉花燒其火腿，蔣軍稱之「烤山芋」。一月二十五日，靖江三星鎮二十餘婦女被剝光衣服，在西北風中跳秧歌舞，隨後分組縛到冷水一次。在江夾港口，把七八十個老百姓剝光衣服，一排排綁起，用冷水澆後，許多人凍死，屍塊高，蔣軍拍手狂笑，作為「一堆肉山」。蔣軍稱之為「一夜被吊死三百個農民，蔣軍則稱為「動物園」。」

蔣軍姦淫婦女是該的。一個長官鼓勵士兵說：「一個一日」，另外[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一[illegible]才有[illegible]。一[illegible]在[illegible]中，[illegible]婦女，被蔣軍[illegible]的[illegible]。蔣軍[illegible]在一大間中，每人可分五六個，士兵[illegible]則數人合一個。三零六團三營營長，

更將六個婦女衣服剝光，堆在床下，一個個輪流拉上床姦淫。如皋唐家橋一生產才三天的婦女被姦淫時，因嬰兒啼哭，蔣軍即將嬰孩投入沸水燙死。四區婦女中流行一首民謠：「從打中央，不打中央，女人活遭殃」。「蔣記自衛」隊員孔金山之妻[illegible]母，蔣軍說：「你們[illegible]在一個堂屋裏，大家都不要爭，誰願意誰就[illegible]。」泰興保安[illegible]的。蔣記鄉長如良家婦女都拉給我們慰問[illegible]，小老婆，女兒，到處哭喊，一罵爹娘，苦了[illegible]。該旅以燒民房作為獎勵號，[illegible]人家，把燒全成灰。靖江長安村的百姓一間，燒掉五十八家，[illegible]下了[illegible]。[illegible]些數不完的罪行，三百萬人民的血海深仇，一定要用血來償，三百萬人民如今正在[illegible]。[illegible]蔣軍[illegible]一天到晚[illegible]，[illegible]六個月來，[illegible]蔣軍[illegible]話：「[illegible]打鐵硬。」

蘇中一分區三百萬人民
控訴蔣賊殺人罪行

（新華社蘇中十七日電）蘇中一分區臨時參議會、工會、農會、青年、婦女、各界協會及文化團體等，頃向全國人民發表三百萬人民控訴書，向全國人民控訴蔣賊殺人的滔天罪行。該文首稱：蔣介石自去年九月侵佔（安）泰（州）、靖江、如皋、泰興一帶以來，在「清剿」中，以南之泰州、[illegible]、如皋、靖江四縣屠殺的人民，已達七千餘名，蠻姦婦女在二萬以上，燒毀民房三萬餘間，搶封財產無數。我蘇中一分區計全境一夜被捕殺者[illegible]如泰興黃橋[illegible]，拘捕[illegible]，[illegible]江夾港[illegible]四百餘，[illegible]。

樂體屠殺在百無計量，一年，如皋現瑚區一天捨殺三百六十餘人，泰興縣區集體勒死三百餘人，靖江鍋[illegible]區一次殺死二百餘人。蔣軍所到之處，哭聲震天，連三歲小孩也一律捕殺勿論，「[illegible]，[illegible]江泰和[illegible]與令匪，黃橋已無人作[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其父老[illegible]自殺。[illegible]如[illegible]非常，皆已淪為[illegible]。蔣賊民生活情慘，陳[illegible]已被[illegible]，日軍方[illegible]，[illegible]起，有表包小孩「[illegible]」，情況「太陽一扶」，[illegible]老幼一樣[illegible]，日落時又要「[illegible]」，情況一。[illegible]今[illegible]，

，來卜明日，有農不敢住，有路不敢走，日燒，悲慘之狀，比之日寇猶過之。寇對待中國人民，猶殘酷百倍。該文稱：我們明告將賊：「三百萬人民更有力量擊潰日寇，有力量擊潰代替日寇之汪精衛的蔣介石。」該文最後向全國人民呼籲：「一切正義的人士，必須充分認識蔣介石，對中國人民有幾十年歷史的已證實[illegible]君，中國人民必須用全力自衛爭取愛國自衛戰爭，反對蔣介石發動的內戰，推翻法西斯的血跡，從中國的土地上搞掉，生活、自由、繁榮的新中國。」

福州發生慘案
蔣警屠殺示威學生

（新華社華中十二日電）福州學生於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舉行一萬人之示威遊行，至國民黨省政府請願，經國民黨軍警槍殺二人，引起[illegible]。[illegible]因，[illegible]民[illegible]，打並逮捕學生，學生與教員群情憤激，包圍福州警察局，與警察發生衝突，至二十六日，[illegible]全市學生大遊行。二十六日[illegible]發生之後，福州各界人民均感公憤，紛紛聲援示威學生再接再厲[illegible]門。

就俘之蔣軍李紀雲旅長供認
我運動神速火力極旺

（新華社陝北十四日電）在延安東北七十里青化砭之途被我俘獲之蔣軍三十一旅少將旅長李紀雲，頃言：他仍以為作戰失利，只是因為「美國援助」不夠，他在此次戰役放下武器之前，曾發出電報及與此次會見的軍官一部，雖然被俘之後已能認識到自己的失敗，但自稱他仍說「你們（指人民解放軍）不在一地的人，估計不足，戰略戰術不如你們，」但[illegible]將校級軍官在內。李等如今都已自動要求[illegible]（指蔣軍）卻看重於估價地方，吃了虧。他說：該旅在青化砭之戰役，是因為我解放軍運動神速，火力極旺，以至使他們連一展開火力的時間也沒有。」該旅此次直接受胡宗南命令，由臨真鎮經川口進抵至青化砭，九十二團在十分鐘內被繳槍。團長王森林說：天亮之士兵自帶七天乾糧，背負總量四五十斤，到拐拐時，部隊以為可以休息，但半夜突接到命令，又令攻擊青化砭，另一個團在經行途中看不到：

蔣管區拾零

台灣民眾因米價暴漲，台北時發生搶米風潮，有數十人在台北橋上，將三個小孩一起投河自盡。基隆市民一婦人分娩後，因無錢買米，生火燒掉一[illegible]，[illegible]產士，助產士拒收，川費廿元，米價高漲，老人不肯寄售[illegible]，產士[illegible]之下，將錢[illegible]。生存，將嬰孩擲死，自己[illegible]四處不少官員，[illegible]留有房屋，其財產[illegible]分「黑」一三種：「黃」為「黑」一[illegible]片[illegible]，「黃」一[illegible]財，「黑」一為[illegible]，不以一[illegible]。銀，無[illegible]新民報[illegible]被迫停刊，[illegible]一首，四民主義，污蔑宗[illegible]，[illegible]打倒。」罪大惡極之[illegible]，政府明令下，免除死刑，判決，特令「減」，[illegible]。[illegible]在蔣介石[illegible]下，拘禁期間，常自由出入，在押[illegible]時，亦[illegible]。[illegible]侍候，[illegible]，不[illegible]。

老百姓，也找不到[illegible]遇到[illegible]，把沒有[illegible]，也只能[illegible]一升半合小米。較[illegible]穿清級軍官[illegible]兵衣服[illegible]是其中之一[illegible]。他說：「一般在作戰之前，即換了衣服，[illegible]被俘[illegible]自己是[illegible]軍官。現在[illegible]一旦[illegible]在[illegible]，目前[illegible]時，他們[illegible]，有些[illegible]有[illegible]，閱讀[illegible]論[illegible]甲中，[illegible]籍[illegible]下[illegible]。

王[illegible]年安，[illegible]信[illegible]。父[illegible]五轉。
宋仟吾 山[illegible]，信來知告另[illegible]自信[illegible]六[illegible]
劉六 [illegible]人[illegible]，洛[illegible]見[illegible]下[illegible]。千年，[illegible]府[illegible]明
鄭[illegible] 山[illegible]十五，知[illegible]三十軍[illegible]。

武工隊員劉二娃

海雲

住海韻某村有個農民叫劉二娃，自從我軍解放涼城後，他即領導窮苦群眾向奸偽人員及地主惡霸進行鬥爭，因為一心工作，有兩三個月沒有回家去看過一次，他老婆幾次捎話、寫信要他回去，他為了群眾辦事，也不管。

有一次他順路回家去換衣服，老婆就埋怨他說：「你一出去就不管我們娘母三口，不知你成天價忙的為了個甚了」劉二娃給她解釋說：「你不曉得，咱們窮苦人要給窮苦人辦事，工作是為了大家哩。」

他在丹清、四香大地等十餘村莊的群眾當中，有很高的威信，群眾都愛戴他。由農會小組長被選為行政村農會主任了。

當涼城的漢奸和地主惡霸，對於劉二娃懷着恐懼和痛恨，時刻想害他。當偽頑侵佔我涼城後，惡霸李珍斗即秘密報告偽頑，突然間猶三個偽頑兵，把劉二娃捉住，一個嘍囉持槍的頑匪問：「你就是劉二娃，當過農會主任的嗎？」劉二娃看見就識他的惡霸李珍斗在旁，即堅決氣憤的答：「就是」，「就是」。理直氣壯，毫無畏懼。

偽頑把他押在涼城偽縣政府兩個多月，匪徒們先用軟的欺騙對張，叫他承認是共產黨員並報告我方軍情，叫他堅決地回答了。匪徒們又用酷刑拷打他，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但劉二娃始終抱着寧死不屈的鋼鐵意志，他想：「我是中國人，怎能向你們這些漢奸賣國賊低頭！我是勞動人，過去受了多年壓迫剝削，八路軍幫助我們翻了身，我怎能向地主惡霸低頭！」偽頑使盡一切無恥手段也不能絲毫動搖他，敵人最後把他的全部家產沒收了。

因為劉二娃為群眾所熱愛，當他被捕後，很多群眾設法把他保出來了。但是當他出獄剛四天，又被偽頑的鋤奸科捆打了一頓，整整吊了一天，遍身又加了不少新傷痕。

過了兩天的晚上，一個翻身的農民，偷偷跑來告訴他說：「你趕快走吧，惡霸田某和敵人的蹤跡隊文子又在秘密商議抓你呀」！劉二娃此時復仇的怒火在心裏燃燒着。

在一個寒風刺骨的夜間，劉二娃喊醒了自己的老婆，各自指了一個小孩逃出來，安然到達了解放區。

回到解放區後，還不到三天，他就和挨打受傷的身體還沒有復原，坐牢引着我武工隊到涼城平川，拔掉毛不浪偽由據點，打回並帶着擊繳的匪徒。企圖陷害劉二娃的偽頑蹤緝人員陳文子等，最近也被劉二娃武工隊剷除了。

回憶和認識

（郭玉同志在政幹校的反省）

王棻興

填不滿的債坑

我家原來是文水縣人，爺爺手上窮得沒法過活，就搬到交城三道河口來住。還是沒吃少用，爺爺就向地主趙德銀借了幾兩銀子、幾石糧食，年年付不起利息，地主就箍住我爺爺給做了十二年長工，父親又給做了八年，到底還沒有塡起人家的債坑。那時我母親也給地主家打雜。一家人春天吃野菜，冬天吃糠，穿的更不能提了，過前不過後，拖此帶吃轉，到了冬天就盡些毛口袋片片。

挨打又坐牢

房地還要歸地主

還村又有一家地主，叫二寶銀，看見我父親受苦是把好手，就想從趙德銀家挖過來給他當長工。趙家卻死也不放，說是給父親增加工錢，減輕利息，哄待二個家種地。父親沒有給二寶銀挖走，就得卸下人家了。

父親曾經借過二寶銀一石多糧，年年利上滾利，過了五年也沒還清。過文得罪下他了，臘月三十日晚上，地主二寶銀討賬來啦，他一進家門就罵：「哄人騙人，你謀的不給啦！非障是年根月盡，非把欠下的利錢拿來不行！」父親說了一句：「不要血口噴人。」地主就火了，一暴起手裏的「文明棍」一就打，父親只好拿起扁擔來招架，結果父親叫人家打破了，卻地主一點傷也沒啦，他卻偷偷的把自己的衣上抓了幾個血印，便說是父親「打」了他。便喚上他家的人來，把我父親五花大綁，送到古交區公所押起來。

還下家裏的生活更慘了。母親給人家納鞋底賺錢養活我們。後來地主二寶銀又來討賬，硬拉走了一條瘦乾牛犢子和兩隻小羊羔。母親抱住牛腿子哭着不放，叫地主一腳踢得滾了個半死。

父親坐了三個月牢，剛剛被放出來，地主又上門逼着要債，沒有辦法，只好把自己住的房子和七八垧捨不吃的地，再加上一些傢具，全給了地主。全家又攪到另一個地方去住，開了幾垧荒地，又租了幾垧地種。但是受上一年，交了租，還是甚也沒啦。

窮孩子到處受欺負，學校上不成

父親覺得他一輩子受苦，不識字，受人欺負，就想叫我唸幾天書。看着門戶。九歲時我父親就把我送到學校裏唸書。那時人家地主老財的娃娃們每天上學都帶着花生、炒豆……給那個一把、給那個一把的，咱窮人家連飯都吃不飽，那裏有這些東西，同學們就不和我耍，即使我也不同他們在一塊，我只好自己學。先生也不喜歡咱窮苦人，先生說：「當教員不能單教你一個人呀，案得要死」咱可得不敢再問。以後窮得連學費也繳不上啦，就在學校裏當了沒害，給牧[illegible]，一個夜班，抽空學幾個字。一次學校[illegible]，我離了學校，准備帶回，去給我帶吐血，病倒在得得吃，不許被牧科醫以，捎了，出來，從此我就再沒有認字的機會了。

財主太可惡

十二歲時，便上了[illegible]窮[illegible]挨，一次[illegible]塊炭，財主，外號一石窗「五道爺」可惡啦，換上來就打了我幾巴掌，把鞭的也扔在水井裏，罰給他鋤了一天地，一天不給吃。父親向他求情，他反把父親打了一個，還上了把親鎖了。村公所罰了我爹十斤白麵、一隻羊，偶要我爹頂一[illegible]頭，走一步，磕一頭，給送到「五道爺」門上認罪去。

要領導和依靠羣衆　和敵人鬥爭到底

三八年，八路軍解放了我家鄉。清下才擺脫了地主魏等的壓迫，分得六畝地、兩石多糧，[illegible]回了被霸佔的[illegible]子和[illegible]。從此偶闖生產，一家歡歡喜喜的，咱五要就起來拾錢啦，心裏可高興啦！「翻身」，現在已有二十多畝地了，有一條牲口、[illegible]，都了[illegible]，會[illegible]得[illegible]，從[illegible]加了小[illegible]，准[illegible]參加了農會，又當了[illegible]。

很高，開始[illegible]，來就常常想[illegible]：「父親[illegible]，好容易翻身了，兒子的也該好好侍奉，親身邊才對，」孝敬也有地[illegible]。見，因此常[illegible]要分[illegible]，去工作，照[illegible]可[illegible]一認清[illegible]。消滅地主[illegible]，非[illegible]不行。石閭[illegible]山[illegible]不行，[illegible]村的[illegible]實[illegible]，白[illegible]，他清算[illegible]了，[illegible]的跑一到，太原參加[illegible]仇隊[illegible]，常常[illegible]。閻軍[illegible]因此咱做幹部的，要好好工作，大家才能依靠群眾鬥爭。經過我自己徹底翻身。從此我要再三想想，認過去的想法完全不對。從此工作安心學習，認識到一貫工作，組織分派的，那裏要幹，就在那裏幹到底，一直要革命到底。（完）

寧死不屈的革命戰士

劉暘

——記李維中同志——

李維中同志今年二十八歲，嵐縣二區北莊頭村人，出身於貧苦家庭，他父親種上一個地主的十畝地，一家人的生活，維持不了一家人常是少吃無穿。李全中同志於三八年參加了犧牲救國同盟會，三九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歷任民兵隊幹事、農會秘書、區委書記、政委等職。

一九四三年，他在五寨、河曲等地堅持敵後工作的時候，日寇、漢奸特務橫行於小河頭等四十餘村，強迫實行配給制度，搶掠老百姓，吃不上油鹽，穿不上布，苦在敵人的鐵蹄下，他為了解除群眾的痛苦，到石咀頭等據點附近，召開群眾大會，發動群眾對敵鬥爭。又組織群眾把河曲土產的席子等出去，買回油鹽布疋針線等日用品，自己在群眾中…了……

他又是搞情報的模範，他的通訊員，會給敵人…，作過很多情報，並以身作則積極推動，使河曲成為全邊區的通訊模範單位。

在一月十五日，河曲一區的敵人在…門中，他因窩子坡…掛花的通訊員們拉一個受了重傷，通訊員部…下拉迪，八九個通訊員住…他已經在敵前來了，他堅決告訴通訊員說：「你快去吧，別管我了。」就掏出連槍打倒了四五個敵人，最後，以寧死不屈的鋼鐵意志，用最後一粒子彈打在自己的頭部，而光榮犧牲了。

維中同志，你的英勇犧牲，是黨和人民的光榮損失，也是黨和人民的光榮，我們懷着悲痛的淚之後，要永遠記着你的遺志，繼續戰鬥到底，打垮蔣介石賣國賊，為你復仇。

帮助解決了老百姓的很多困難。

四四年六月，經過李維中同志艱苦的工作，爭取了石咀頭偽軍班長殺敵反正（殺死和活捉日寇各二），一槍未打，便石咀頭全部偽軍繳械投誠了。

李維中同志最關心戰士的生活，親自幫助炊事員做飯做菜，和事務長改善戰士生活；他愛護戰士就如愛護自己的親兄弟一般。供給員王駱子搭志沒鋪的，戰士李罪在沒棉衣，他對把……

對未爆炸的炸彈處置法

讀者服務

楊輯同志：

昨日蔣機在興縣城西關河灘及胡家溝丟下好幾顆炸彈，其中有幾顆沒有爆炸，據老鄉們說，沒是有時間性的，有的說是三天以後還要炸，有的說是一星期後還要炸，不知道那個說法，是否正確，望答覆。

讀者劉延章

劉延章同志：

敵機上投下未爆炸之彈，並不完全都是延期性炸彈，有係受潮濕，有係故意用延期性信管，不立時爆炸，使我不注意誤為安全，延至一日三日或一個星期爆炸（延期性信管的變換種類很多，無法詳細介紹）。總之，凡遇到投下不炸之彈必須妥為處置，以免危險。其要點：

一、空襲以後，有未爆炸彈之地區，應該先將彈穴之周圍用繩子或其他障礙物圍起來，並於相當距離地帶禁止車馬行人通行和停留，以待施行掘取工作。

二、掘取未爆炸彈方法：即係順未炸彈入土方向分段將土挖開，然後再用鈎子鈎住彈尾翅，用繩子在相當的距離上將下來將彈慢慢的拉出來。

但須注意掘取工具勿與炸彈接觸，以防震動信管發生危險。掘出之彈，應先將信管取出（指懂得延期性炸彈之裝置者），否則最好是把炸彈搬放在河水裏，或另掘一深坑埋起，較為安當。

四月十五日

何清山真勇敢

何清山才從文水解放了五天，賈庄戰鬥時他就很勇敢。連長一下命令叫衝鋒，他只拿一個手榴彈，就衝到最前面，一面衝一面喊：「老鄉，繳槍不殺！」結果七個敵人繳了槍，他就得了六支槍、四百多發子彈，帶着七個俘虜回來了。全班軍人大會，給他記上大功。

（「太岳山」四連班長王藏珍）

閻頑匪小影

搶過佳老子要兒子

郝縣四六支村有個郭老漢，年老多病，只有一個兒子，卻被閻頑「治村」抽了「常備兵」。從「治村」人員催逼兒走的那天，父子們難捨難分，悲痛的流下淚來。「治村」人員就指着郭老漢說：「老糊塗！他不走就是你的禍，叫你擡死他就稱心願了。」郭漢就哭起來，老漢無法，只得心如刀割的讓他兒大哭着走了。

「聚寶盆」逼人上吊

四六支村還有一個寡婦，兒死了總算成了，只靠幾畝地維持生活，但自從閻頑實行「兵農合一」後，就將她的地合出。還不說，「治村」人員還要逼她聚糧，她在絕路上尋找出路，被拉到台上喊「兵農合一」：「好，」「聚寶盆」，「治村」人員見她要哭，就把她拉下台。「治村」人員四處家裏要聲，「一陣狂笑，眼淚卻不由的湧出來，台下，」死後村裏人傳說了句歌謠：「兼哭假笑，聚寶盆逼人上吊。」

（侯星衛）